

于波 / 著

银鹰掠过碧空，
撒下朵朵伞花，
撒下空降兵笑傲长天的豪迈与悲壮，
撒下他们坚贞不渝的友谊与爱情。

花神

猎豹丛书

明天出版社

LIEBAOCONGSHU



猎 豹 丛 书

花 神

于 波 / 著

明天出版社 1998年 · 济南

猎豹丛书

花 神

于 波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23 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15000

ISBN7—5332—2590—2

I·545 定价:11.00 元



出版说明

《猎豹丛书》是一套以独特的视角反映我军诸兵种现代化建设和呈现官兵火热生活状态的长篇小说系列，约请创作上富有成就的部队专业作家加盟撰写。谨以此书献给崇敬人民军队和有志于献身共和国国防事业的广大少年朋友。



内容提要

中原大地，某空降部队新兵训练基地内，聚集着一群朝气蓬勃的空降兵战士，在教官江燕洲的带领下，战严寒斗酷暑，进行艰苦、紧张的集训。为了祖国的飞天事业，他们洒下了自己青春的汗水和鲜血，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小说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笔触，展现了空降战士的博大情怀和空降部队如火如荼的生活。

大地浑然，苍穹高远。飞天的精灵们自古老而又文明的国度翩翩而来，千百年来上下翻飞，漫洒天花……

她们究竟在追求什么呢？

——题记·敦煌壁画（飞天）

人总得信仰点什么。你说呢？

江燕洲在吃奶的年岁时，信仰的是娘那鼓鼓的大奶子，他知道只要用小嘴噙住奶头，吃的喝的就全都有了。那时，他最瞧不起的是爹。爹是乡下的一个铁匠。爹也有两只突起的奶子，可是他小气得不肯喂任何人。爹只是喜欢袒胸露乳地把他抱在怀里，他便伸了手抓住一只奶子往自己嘴里送。爹就慌忙说，不要吃不要吃爹的奶不能吃。不能吃还有什么用？爹又说，这就能够分得清前胸和后背了嘛。



懂点事儿的时候，他信仰的是奶奶的“瞎话”——东北人把讲故事称为说瞎话。奶奶说：一家子俩瞎子，坐在炕上嚼牙花子……牙花子有什么好嚼的？小燕洲不明白，但是他坚信奶奶的话肯定对，于是他也嚼了嚼，觉得并不好玩。

后来呢，剃了个大秃瓢的小燕洲讨厌起和尚了，于是释迦牟尼膝下的小香炉里就浇上了童子尿。再后来呢，信仰发生了更严重的危机，奶奶的老古董便失去了神秘的光环。

奶奶本来信神，在家中神龛里供奉一尊如来佛。她并不清楚这佛祖的鼎鼎大名叫释迦牟尼，只知道不厌其烦地念她的阿弥陀佛，至于供奉的与祷告的是不是一回事，她也许从来没有介意过，只要心目中有一个佛也就够了。

有一天，小燕洲当着奶奶的面，撅起屁股对着佛祖的笑脸“哧——”地一声。然后，他吱儿哇啦地大笑，说这么个连屁也不会放的玩艺有啥用，倒不如用它换得几个小钱买糖吃呢。

终于，奶奶自愿不自愿地大觉悟，她的神龛前就断了香火没了点心，老佛祖也只好跟一个收破铜烂铁的小贩子去了。儿孙们对老人不那么孝敬，而老人对什么事也失去了以往那种虔诚和热忱。

多少年以后，他只要一想起奶奶向那小贩子哆哆嗦嗦地伸出手的情形，耳边就有一种苍老而病态的声音：“钱！给我钱！”



1

以上这些有些多余的闲话，是江燕洲去敦煌的路上随想起来的。

许多联想，往往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不过随意想起来也怪有意思的。这时候的江燕洲，嘴巴上已经钻出了小胡子。他20岁了。20，好比马儿套上了辔头。他现在显得成熟多了。况且，他现在还是空降兵部队的排长呢。不过，屁股后没兵之际，他就少了一些少年老成的样子。谁愿意像个一本正经的小老头呢？至少在今天用不着带队也用不着大吼一声“正步走”了。

今天，他兴致极高地匆匆离开柳园车站，踏上汽车穿过孤烟长云的大戈壁，来到河西走廊的西端。迎面而来的，是一片葱茏的绿洲。

这，这是什么地方？莫非就是他向往已久的神秘所在——敦煌？

哦哦！是敦煌。

他觉得身边的一切都活跃起来：东边，迷幻而神圣的三危山一跳一跳的，仿佛在预示一个吉祥的征兆；南边，苍龙一般的祁连山脉横空而出，还在云雾中摇头摆尾呢；西边，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突然卷起雄浑的大风柱，却不肯袒露出它



腹地的秘密；北边，那干瘦而黝黑的托钵僧似的北塞山，它支撑起本来卧着的身子想要说些什么呢？

不知道。不知道此行会获得什么。

他，和他的几位战友，是来大西北特招跳伞队员的。然而，冥冥之中总像有人催促道：去吧，先去莫高窟看看吧！

去莫高窟接新兵？当然不是。可是不知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地就是想去。

一路同行的，还有两个伞兵排长：一个叫何风明，另一个叫于波。三个人几乎都是1.8米的个头，都穿着山羊皮大毛领跳伞服，都长得黑黝黝结结实实的，都是在万里长空叱咤过风云的家伙。

这么说，听故事的人就不满意了：哼，一个娘生的！不过你看好，他们的长相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者眼睛大胡子少；二者胡子多眼睛小；三者眼睛小胡子少。如果你像绕口令似地说说：一者……二者……三者……好了，你一下子把这三个家伙都记清楚了。至于个性，只要稍作一下比较就不难知道：一者江显得谨慎而沉稳，说话时喉音重，带有一点像刀磨在石头上的“沙沙”声；二者何显得活泼而机敏，说话声音悦耳，还时不时地幽默一下子；三者于则有些故作深沉状，说话就免不了咬文嚼字的，这或许与他喜欢弄点破诗有关吧。

就是这么三个家伙，在难得这么闲散的一天，迎着大漠风尘说说笑笑地闯进了莫高窟。

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千佛世界，你面对那些千姿百



态、活灵活现的塑像和壁画，不能不心醉神摇。

大佛窟中，一位身披千补百衲的旧袈裟的老和尚，正坐在硕大而又笑容可掬的弥勒佛脚下，头不抬眼不睁地敲他的大木鱼：“空、空、空、空……”

江燕洲突然又想起奶奶讲的一个故事：早先年有一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把他的破木鱼子敲……于是，他笑了。他发现何风明将大拇指按到鼻子头上也在笑，这是一个戏谑性的习惯动作。

存心为了打趣，他就走过去问老和尚：“长老可能预知过去未来？”

老和尚不答也不动。一只大蜘蛛，悄然滑下他的光头顶，将一条发亮的银丝挂在他的大耳朵上。

何风明弯腰站在老和尚的背后，想要悄悄拉起那条蛛丝，将那蜘蛛再放到他的光头顶上。不过，他只是伸了伸手，终于没敢动。而于波则是一脸的严肃和悲悯，仿佛这里发生了凶杀案似的。

老和尚仍然很有节奏地敲着木鱼，他似乎漫不经心地睁开眼睛。三个无神论者马上弯了弯腰，装出十分虔诚洗耳恭听的样子。老和尚的长胡子动了动，一种苍凉而又深沉的声音仿佛从古老的石窟中慢悠悠吹出来：“阿弥陀佛……”

接下来的话有些滑稽：“同志，想知爱情、事业，还是生命？”

那年月，人们还不习惯称呼先生、小姐什么的。三个小子转身正要离开，听了这句话又产生了好奇心。江燕洲蹲在



老和尚面前，在自己手心上写了个“江”字让他看。老和尚并不细看那是个什么字，却紧紧盯住了他的面容。老和尚一双混浊的老眼突然放出锐利无比的光芒，他鹰一般凌厉地注视着眼前的猎物，许久才长长放出一口气。于是，两人之间便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我的爱情？”

“欢喜佛可知。”

“我的事业？”

“佛本生故事可悟。”

“我的生命？”

“一如轮回，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始无终……”

这一类的回答，简直使人坠入五里雾中去了。江燕洲想了想，便转过身悄然溜去。出了洞口，还隐约听到见那老和尚在说着什么。何风明说：“哼，老和尚呆得无聊，给他介绍一个老太婆吧。”

三个人哈哈一笑，也就随意游览下去。

自然，他们见到了欢喜佛。那就是佛教中的“欲天”和“爱神”，一男一女赤裸裸拥抱在一起。他俩让游人们耳热心跳，让大姑娘小媳妇低了头红了脸。

石窟中的光线暗淡。没有人发现，江燕洲的脸这时也红了一阵。

佛本生的故事描绘的是释迦牟尼的前生：九色鹿大义救人啦；尸毗王割肉赎鸽啦；一个什么王子舍身饲虎啦……江燕洲并不迷信这些因果报应的神话，他为之感动的是那种追



求和牺牲精神。

是的，你可以不虔诚，但是你不能不感动，因为这是大中华的千秋文明啊。

实在说，最令他们怦然心动的，不是隋唐五代的诸佛众神，而是那一洞又一洞的飞天仙子。置身于第412号石窟之际，江燕洲凝神仰望那古色古香的壁画，情不自禁轻轻叫了一声。啊，这么多的飞天倩影，或操琴奏乐，或舞蹈散花，丰姿飘逸，脱俗超尘，啊呀呀美极了妙极了！

那神姿妙态，莫不是穿梭的织女、奔月的嫦娥？儿时，她们时常出现在奶奶的神话中。

走出莫高窟时，一个小沙弥好奇地瞧着这三个雄赳赳的家伙。显然，他没见过伞兵的装束。他问：“你们是什么兵呢？”

看来，和尚也不能未卜先知嘛。于波便不无自豪地告诉他：“我们呀——长风为斗篷，云霞作跳板，背一轮皓月，揣一颗虎胆……”

小沙弥困惑地眨巴着他的小眼睛。他怎么能猜得出呢。

这三个家伙很想跟小沙弥练上几套拳脚。笑傲塞北，西出阳关，使他们的心头发热手脚发痒。长天流云，大漠风烟，在这里闪展腾挪露一露身手该有多么舒心惬意。想象之中，小沙弥在搏斗的沙尘中出拳飞腿跳上翻下，那汗珠闪闪的秃头终于栽入沙丘里去了。于是，身披旧袈裟的老和尚出现在莫高窟前。老和尚说：“善哉，让老僧伴同志们练上一练！”于是……



于是狗屁呀。小沙弥已经低了头，只顾用扫帚刷啦刷啦清扫小道上的落叶。而老和尚的大木鱼不紧不慢地敲响着，他眼里也已经没有这几个毛头小伙子了。

三个人就这样离开了千佛洞。他们迎着大火一般的晚霞，来到鸣沙山的月牙泉边。他们像小孩子似地叫着，笑着，在沙丘上打着滚。

就在这里，就在他们仰望敦煌上空的神秘而缥缈的苍穹之时，一只巨大的金雕从天际悠然而来。它展翅盘旋着，盘旋着，后来就贴在一朵红云边一动不动，突然间又流星一般疾落下去，转眼就消失在祁连山腹地了。

这情景，使江燕洲好一阵心驰神往。一个极其壮美的信念，渐渐在他的心中清晰起来。这信念，竟然化作一幅幅活灵活现的飞天图像，那是新一代中华儿女的跳伞造型。

此时，他还没有料到，他们后来所创造的飞天奇迹会引起怎样的举世景仰。

2

夜宿敦煌旅店，江燕洲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他又梦见了那个老和尚。老和尚拿起木锤，不去敲他的大木鱼，却轻轻敲着他的脑瓜壳。老和尚对他念道：“三九加九九再加九九九……”



于是，他摇身变成了那只金雕。金雕勇猛。金雕潇洒。金雕扶摇而起穿越时空，渐渐融入那古色古香的敦煌壁画

……

那画中的飞天仙子，在五色祥云中翩翩而来。

仙子们长袖轻舒，飘带袅袅，舞姿曼妙。有的横吹洞箫，有的反弹琵琶，有的漫撒天花……

他看得眼花缭乱。他的灵魂出窍了。

苍穹高远，落英缤纷。一个妙龄仙子正向他招手。近了，看得见仙子那迷人的微笑。仙子说，哎呀这一只金雕怎么羞答答的？仙子说，来吧来吧亲爱的你本来是我们之中的一个呀。

于是他不再围绕她们盘旋了。他欣喜万分地加入她们的队伍，蓦然发现自己抖落了一身羽毛。呀！赤裸裸的无一丝遮掩了。霞光映得他通体透明。

他瞧一瞧自己的心儿。心儿鲜红。心跳如鼓。

他瞧一瞧飞近来的仙子。仙子眼泛秋波，却毫无淫荡之意。于是他撒开紧捂着自己羞处的手。

仙子扯来一片耀眼的彩霞，轻轻地披在他的身上。他也轻轻地“激灵”一下，便变成了蜂腰丰乳的花仙了。

于是，他扭腰伸臂，将那些欢乐之花幸福之花希望之花撒向人间……



3

梦境中，仿佛爆发一声狼嚎。

江燕洲一惊，睁开眼已是满屋通亮。只见何风明手拽着拉灯绳坐在床头，一脸狐疑地问：“你小子不好好睡觉，伸胳膊踢腿又唱又叫的干什么？是想你那个小骚妮了吧？”

他不吭声。他很恼火，因为惊了这么好的一场梦。

梦中的一个漂亮的妙龄仙子，有点像故乡的那个她，有点像不想不想却又想起来的她呢。

她——王俏妮，小名王二丫头。二丫头嘛，一个土生土长的村姑，本不该改她的名字的。可是，报考大学还能说自己是王二丫吗？那岂不土得掉了渣儿！呸，让王二丫见鬼去吧，从此就有了一个倩丽的芳名。

别人一叫这个芳名，二丫头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歌星舞星什么星了。

是不是二丫头——哦，俏妮，她不愿意总藏在他的怀里？昨晚脱衣服的时候，她就从他的贴身衣兜里跳了出来，轻飘飘地落在床上，还似笑非笑地抿着她那撩人的小嘴。那是一张三寸玉照。

当时，眼尖手快的何风明立即抢了过去，他用手按着自己的鼻子头，撇着嘴斜着眼瞄了一下这个美人儿，说：“哼，



人长得是怪好的，要嘴有嘴要腰有腰要眼有眼要腩有腩。”

这话听着就不大顺耳。他的两个朋友对他说话，时常是毫无顾忌吊儿郎当的。那个叫于波的家伙，话出口也没了诗意。他用百般挑剔的眼光瞧了半天，说：“操，这就是你的那个青梅竹马吧，你爱她？”

他还是不吭声。当然爱她，这还用说吗？

他和她不仅是青梅竹马，而且又是三载同窗。他认识她的时候，还是在偷瓜摘杏抓蛤蟆的小年纪。

那时候，他们时常厮耍在一块儿，根本就想不到有什么性别之分。他可以仰泳在村南的养鱼塘里，将自己晒得黑亮亮的小肚皮露在水面上，毫不害羞地大声叫二丫头找他的破裤子去；他可以光着脚噌噌几下子爬到大树上，在二丫头那又害怕又嗔怪的目光中为她掏几个老鹅蛋；他还可以冲到那些欺负二丫头的坏小子面前，不顾一切地挥起拳头。

二丫头比他大一岁，自然要比他早熟。一个星期天，他又剃了一个大秃瓢，将书包挂在牛犄角上，去了村东的大草甸子。

在那里，他碰见了挖野菜的二丫头。二丫头在草丛里捡了两个野鸭子蛋，小嘴巴就乐得像一只歪把子瓢。她说，拿回去放进“老抱子”鸡窝里，21天后就出小崽儿了。他就问，你怎么知道？她就说，看不见刚才两只野鸭子一起飞了么。他说，那又怎么样？她说，那就能出小崽儿。

他似乎不大明白。她就咯儿咯儿不住地笑：“说你傻呀



你傻呀，你不知道那两只野鸭子在一起干啥呢。”他就低了头，横坐在牛背上看他的小学课本。

她呢，就又母鸡似地咯儿咯儿地笑：“你傻呀你傻呀，你连这种事都不明白，瞧瞧你那大光头不正是刚落了顶花的青皮葫芦呀。”

他听得生了气就叫道：“不就是那两只野鸭子在一起‘搞破鞋’了嘛，哼！”

二丫头听得一怔，脸立刻红了。二丫头紧咬着嘴唇恨恨地盯着他，突然扑过来抓住他的脚往下一拽，两个人就滚抱在一堆儿了……

时至今日，二丫头的那尚未丰满的胸脯和甜滋滋的小嘴，还不可抗拒地令他感到脸热心跳。初恋的少男少女，往往将异性的吸引都当成爱情，其实那不是，起码不完全是。何况，他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怎么还不能冷静下来呢？

唉，你瞧这可真有点糟糕哇：他自己也不知怎么了，闭上眼就又瞧见了他的俏妮。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的是：他竟然梦见了那赤裸裸拥抱在一起的欢喜佛。

欢喜佛可知？对于爱情的种种酸甜苦辣，他自己尚且不知，那木雕泥塑的东西又能知道什么！

于是他轻轻叹了口气。他对两个好朋友说：“我给她写封信吧。”

两个朋友侠肝义胆，一个能出“点子”，另一个会“甩